

A 仔故事

里则林——著



A Young Fellow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A Young Fellow

A 仔故事

里则林 —— 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A仔故事 / 里则林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5339-4581-7

I. ①A… II. ①里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2229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
特约编辑 孙小手

装帧设计 Mirro

A仔故事

里则林 著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 69千字

印张 4

印数 1-40,000

插页 4

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978-7-5339-4581-7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- 自序 -

17岁的高中课堂上，我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用笔在保护视力的双行本上，密密麻麻地写一部奇怪的小说。

有一天我的同桌问我在写什么，我把本子递给了他，于是他成为了这个故事的第一个读者。后来高中毕业，大学毕业，开始实习，工作，创业，还出了第一本短篇集《像狗一样奔跑》，但我始终没有想起这部小说。

某一天，我回家整理床头柜，看到了那五六本压在最底下的双行本，八九年没碰过，一层厚厚的灰。打开细细阅读，才想起许多年前，无数个沉闷的课堂上，少年时期的我是如何盯

着窗外茂密的树木和广阔的天空，然后写下这部既现实又荒诞的“我小说”的。

那之后几天我把它誊到了电脑上，又发给了别人，才有了现在这本书。

所有少年时对世界的好奇、渴望、想象，都藏在了一字一句中，像是一个简单的少年旅者，而他旅行的地方叫做“生活”。他看到的不是高山远海，只是形形色色的人而已；最后留着的那股“浅浅的深情”，像是爱着又必须告别一样。

少年如同朝阳，但当太阳下山，满世界的红霞余晖时，我们却无法背对黄昏，无法阻止时光前行、岁月变迁。

关于书名纯粹是直接用了主角的名字，反正《像狗一样奔跑》之后，起什么书名都不再做心理建设了。

阅读愉快！

里则林

2016年7月13日

目 录

自序_I

A仔故事_1

我的故事要从海湾战争说起。

我还在娘胎里的那年，萨达姆已经毅然决然地将数以万吨计的原油倾倒了波斯湾。当时作为一个胚胎，基本上是不关我的事的。就算我还只是个精子的时候，为了出生要全力游泳，也不用途经波斯湾。

但是这次国际事件，因为轰动了国际，也轰动了我妈，导致她怀孕期间不敢吃鱼——无论河里的还是海里的——因为我妈觉得全球的水是循环的。所以我妈一直觉得对不住我，怀孕期间不吃鱼，她认为会让我智力低下。

我出生那天，天空没有飘来一朵祥云，也没有电闪雷鸣，连狂风大作都没有。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我是个早产儿。医生抱着我摇了摇头，据说是呼吸微弱，并且需要保温箱。我生在一家县级医院，没有热水，没有保温箱，没有一切本该要有的东西，甚至没有装修好。

爸爸觉得我生在战争的年代，虽然战争不是在我们的国度；然后我还要不安分地提前出来，觉得我日后估计会做将军。所以仅此一点微弱的信念支撑着我爸，决意驱车前往市级医院。

市级医院的医生抱着我也摇了摇头，我的外婆和奶奶都潜然泪下。我爸果断掏出几张百元大钞，对医生说：试试。

于是奇迹发生了。在我被放入保温箱之后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哭了，虽然声音微弱。这次连我爸都潜然泪下了。

在我的幼儿时期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因为早产儿不是畸形就是弱智。我没有畸形，于是大家判定是弱智。

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变成弱智，只是不太聪明而已。

我从小就叫A仔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个中英文结合的名字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没有问过任何人。我一直认为也许这名字联系着某种命运，从此心比天高，觉得自己绝非池中物。

当我想明白这点后，就再也没去过我家院子的水池里玩水。

若干年后，我已经远离被少年时期记忆堆满的家乡。某天我喝得烂醉如泥，坐在江边，用力地扯了扯顶在喉结的衣领。拿出电话，对着电话怒吼：

每天起床一次，洗脸两次，吃饭三次，找了个体面的工作，看着女同事的胸部发呆一天又一天，等单位发了套房子，从此再不挪窝对着电视看着摆钟听着儿女的抱怨数着存款对着账本，抱着老婆直到没了生理反应吃六味地黄丸也无济于事，女同事胸部也下垂了再没有了看头也该退休了，领着社保早上太极中午睡觉晚上遛狗半夜起床喝急支糖浆缓解咳嗽，老得不行了还没人在身边陪着，一个人拄着拐杖形单影只弯腰驼背表情纠结，最后某天开个追悼会挂张或微笑或淫笑的黑白照在墙上，留给子孙后代围观，就这样过完了一生。

电话沉默不语。

吼出上面这段几乎没有停顿的话，让我想起了少年时期和一位好朋友在某个地方听过的一段朗诵：蓝蓝的天上小小的鸟，青青的河里小小的鱼；鸟儿永不停歇地飞翔，却到不了天的尽头；鱼儿永不停歇地遨游，却跃不出窄窄的河床……

我想这些青葱岁月终究还是敌不过匆匆岁月的。

我所在的那条村，在那一带比那条村所在的那个镇，更出名。

这都源于我六岁那年所发生的一件事。

我有个堂哥叫刘世业。刘世业之所以叫刘世业，是因为我的伯父曾经幻想他的儿子以后可以做一番传世的伟业，只是很不巧中了谐音，所以刘世业毕业以后一直失业。

那年的那天，村里以刘世业为首的四位80后青年开着两辆摩托车在回村的路上狂飙，邻村的一个小青年骑着辆铃木王迎面狂奔而来，并且风尘仆仆。刘世业和他相交而过，没开出几米，便发现自己心爱的坐骑右边的后视镜不见了，按照堂哥刘

世业自己的说法是：我瞬间爆了。一转车头追了上去，超过那辆车以后一个突然的甩尾，横在邻村小青年面前，坐在身后的同村小兄弟直接被甩飞了出去。

刘世业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人车合一的地步，只是没料到把自己的好兄弟甩飞了出去，多少有点尴尬。邻村小青年被突如其来的车子吓了一跳，对横在面前的刘世业很是不满，而且又看到有个人飞下来挑逗他，便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句。



刘世业告诉我，在那一刻，他觉得全村人民都在看着他。于是仿佛在全村人注视下的刘世业将矛盾升级为了冲突。邻村小青年还没来得及下车，就被四个一拥而上的年轻人打翻在地。刘世业毕竟读过几年书，大吼一声：骂我者如这厮乎！

被甩飞的那位突然大喊一声，一辆邻村的面包车正从后面开过来。刘世业他们四人两辆车一眨眼已经开走了。面包车紧追不舍。路边围观的群众都在紧张地关注着这场角逐，谁也不敢妄下定论，究竟是二轮甩掉四轮，还是四轮追到二轮。更有甚者，还一路热心地开车尾随这三辆车，想看看最终的结果。路边修车行的陈伯还不无惋惜地对身边几个老太婆说：那几个年轻人原来要是把车开来我这里保养改装一下，胜负早就已经定了。回去告诉你们孙子，犯事之前，要改车啊。

刘世业把挡位挂到最高，油门扭到最大，一下子冲过了村后的危桥，然后两辆车逐渐减速，慢慢停了下来。面包车只能隔桥观望，毕竟面前是座危桥。

于是刘世业带头捡起地上的石头砸向面包车。这些家有四轮的青年何尝在这么多人面前受过这种侮辱？在他们四个人砸了几下之后，五六个人从面包车里下来，暴打了刘世业他们，然后开着面包车走了。

我们村出了名地团结，一听到这消息，顿时群情激奋，于是在老村长的呼吁下，出动了四百多人，男女老少皆有，去包围了邻村的村委办公室，让堂哥他们涂着红药水，包着纱布，垫着棉花，站在最前面。办公室门窗紧闭，村民们在门口破口大骂，见没有一个人出来解释和道歉，愤怒之下，村民们将办公室的窗子

全部砸烂了。村干部们顿时软了腿，村长找来了开面包的那伙人来赔礼道歉，我们村的村民和村长这才觉得有了面子，逐渐散去。

此事从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邻近的几条村都觉得我们村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，很多婚龄女子以嫁到这条村为荣，觉得这里生出来的人都要有出息些。

这些故事我从那些亲身经历的人口中得知，而堂哥刘世业更是对我讲了几十遍，特别是自己追车与被迫的那段，还常常对我感叹，那可能是他这一生唯一一次人车合一了，还告诉我开车只有开到一定境界才能有这种体会，一种不是用手、而是用心开车的体会。虽然整个故事每次讲述时都有点出入，但是这段永远是一模一样的。

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对堂哥充满崇拜，时常想象自己在开车，并且不是用手，而是用心。

我们村里有一所学校，开设了小学和初中，本来要增设幼儿园，只是没人来读，后来就放弃了。这所学校多年前由一个香港人兴建，算是希望工程。没翻修前，刮大风时教学楼的阻力很小，因为墙上到处是洞。外面下大雨时，里面的学生就兴奋地在教室里打水仗，搞得课没法上。后来那个香港人的儿子又回来出钱翻修了一次。

老村长将这善良的两父子的名字刻在了一座石碑上，然后在校门口堆起了一堆土，硬生生地将石碑插进了土堆里。我和同学们每次经过都要向着石碑拜两下，因为我们都以为这两个

人是已故伟人，将他们的墓放在校门口激励大家学习，也仿佛在告诉他们两个：你们在天有灵，所兴建的学校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。

最后似乎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一道雷劈掉了那块碑。



我十五岁那年和村里一批同学升高中了。每年从村里学校毕业到镇上去上高中的，村里人都对他们寄予厚望。在开学那天，老村长都会带着大家夹道相送。那天我背着书包，在后背与书包的缝隙里横插了一卷草席，提着水桶。天还下着蒙蒙细雨，此情此景，母亲红了眼睛。

老村长对我特别器重，因为在一次学习会议上，老村长问大家的志向是什么，我站起来大声地说：“做村长！”一副有担当的样子。

老村长当时一愣，用赞赏的目光看了我很久，从此对我十



分器重，一直将我视为日后的接班人。

老村长对我交了几句，校车就来了，等待的学生们一拥而上，拉着两边车窗沿，不等司机踩刹车，车子就被硬生生地拉停了。学生们从前门、后门、车窗蜂拥而入。

送行的村民们都在窗外大声地叮嘱着儿女。什么回来的时候母猪可以杀了，抓到老鼠别再拿火烤了之类的。母亲也在人群中大声地叮嘱着，只是我根本听不见。司机看人上得差不多了，还心有余悸，一踩油门便把车开走了。大家都把头探出车窗外，和亲人挥手道别。

看着后面的母亲和老村长，还有一栋栋倒退的民房，多少有些不舍。老村长驼着背站在那里，很显眼。